

諸番國咸來朝貢獨遺中華而不相通洵乖舊好適周某來得
通問好機請自今結符信通福船兩國之利孰大焉且吾海商
歲航蕃方者遭風破船或匱薪糧亦願見惠倣邑僻處海隅所
謂蕞爾國也中華以大字小之意幸有熟圖長崎奉行長谷川
廣智亦致書皆不答十八年將軍秀忠命島津家久因琉球王
尙甯致書於福建巡撫丁繼嗣求互市亦不答元和七年明浙
直總兵遣人齎書請禁海寇將軍卻之寬永二年將軍復令末
次正直貽書於福建總督求通商亦不得報

日本國志卷五

日本國志第二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上三

華夏

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時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既三年矣我

大清龍興東土聲威所播先及陽谷莫不震聾又當德川氏執
政權方欲以文治致太平故二百餘載彼此安和海波無警是
年八月鄭芝龍奉明唐王聿鍵意贈書暨方物乞援兵芝龍福
人先爲商寓長戶娶婦田川氏生二子長曰森即鄭成功也既
而芝龍去爲海盜擁眾數萬崇禎時就明招撫有戰功封平虜
侯嘗圖其軍容贈日本求還書聞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
忠勝等議之又下議德川三親藩賴宣建議曰援而有功無益

於國倘若無功匪翅辱國結怨強鄰實貽後患勿援爲便議遂

寢命日根野吉明如長崎告之會聞

大清兵下福建芝龍就撫遂罷使卻信物令西北諸大藩陰戒

不虞冬十二月崔芝復遣使致書乞兵

按芝福清人初爲海盜既而受撫乙酉秋唐王

加水師都督駐舟山

黃宗羲行朝錄

書畧曰芝忝任水師都督

作崔芝是也各書多誤作周崔芝

書畧曰芝忝任水師都督

有志無力有力無兵貴國人皆義勇兵皆精悍慣於刀鎗熟於

舟楫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敢効七日之

哭借三千之兵壯我同澤同袍之氣永締如帶如礪之盟又致

一書乞給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納後二年戊子鄭彩致書乞兵

器成功亦貽書長崎有司書畧曰大明龍興三百餘年治平日

久人皆忘亂以至今日成功蓄心報國徘徊滬閩頗有感憤樂

從者然孤軍懸絕四面無援成功生於貴國值此艱難倘惠假

數萬甲兵感豈有極亦不報

戊戌成功又遣使贈書暨方物致

時與長崎通商至鄭氏降乃絕

已丑馮京第黃宗羲以明魯王以海命來長崎

乞師不達朱之瑜亦來乞師不達

之瑜字舜冰明餘姚貢生亦

長崎圖藉外援終不遂其志至歲己亥遂留長崎不歸筑後人

安東守約分廩祿之半師事之德川光國欽其德義請之幕府

延爲賓師水戶文教之興與有力焉是時有僧陳元贊明進士

辟難削髮來居西京有福建僧隱元德川家綱遣人迎之命於

宇治創萬福寺名曰黃葉傳衣鉢者多漢人其後有畫工沈詮

號南蘋幕府聘之來長崎亦留不歸均爲日本所重附識于此

暨明唐魯二王亡遂絕音問

日本籍稱我康熙十二年七月平

崎奉行贈銷金馬鞍以通商舶書有山麗水秀人物清華之語

考尚可喜於十二年三月告老以兵事屬其子之信進忠時官

潮州鎮總兵十三年叛旋結鄭錦掠潮惠嘉鄭氏素與日本往

來進忠知之將萌叛志預圖外援故有此舉可喜時爲之信所

制不得出一令未必知也

而華商之來日本者日眾有船一百八十四艘雜

居長崎街市和同貿易不經官司至德川綱吉始設官董理限

七十艘旋增十艘德川家宣又限五十艘德川吉宗又限四十

艘爾後遞減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許例額外加二十艘德川家治又限十三艘至德川家齊定十艘終德川氏之世無復增減初限輸出貨物歲值銀八千貫繼減至二千七百四十貫

國朝以來商船日增初無定額綱吉始限七十艘行之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輸出值八千貫行之四年貴行之十四年限二十九艘行之三年限二十五艘行之四年

限二十艘行之九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輸出值四千貫行之十年許例額外加二十艘行之六年家治又限十三艘輸出值三千五百一十貫行之二十六年家齊定限十艘輸出值二千七百四十八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輸出值四千貫行之十年

十貫始設長崎奉行三員二員駐長崎一員駐江戶後又增一員駐江戶建哨台於長崎小瀨戶浦及橫瀨浦以譏察來船巡禁私商又築華商館於長崎來去出入均有法制家宣時特遣使長崎更正貿易法始給信牌船有信牌者乃得至岸世以大村氏監護長崎至家齊時大村純昌築羅所於商館門外嚴檢出入華商儕遂與哨兵鬪毀羅所

旋復築之後又因捕兵株連毀館滋事

長崎奉行久世廣正捕交大村純昌監禁遣監察議治其罪華商群起毀館門筑前成卒縛二百餘人戮黨首沈揚等餘皆釋之日本之天保六年事也

華商輸入之貨綿糖將軍家重時長崎人某始學蔗糖之法於華商幕府命長崎平戶人造之不成

既而尾張長門造糖成遭吏驗由設德川綱吉時禁呢絨布帛

之頗精良然未得精白品之方糾糾玩好珍異之禁

考據之學盛行日本爭購其書於是又有考據之學惟日本以

一切動植物悉禁入口行九年開呢絨布

禁耶蘇教故凡舶來書籍有譯西文者概塗抹之至德川吉宗時解禁日本因是得窺

西人星算測量之學

文具爲多

惟禁廣東人參進口曾焚四十

輸出之貨銅最爲大宗

考日本各籍稱自慶安戊子至寶永戊子六十一年間華商與和蘭商共輸出

金三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銅則寬文癸卯至寶永戊子輸出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中間五十七年不詳自明和丙戌迄天保壬寅十七年中共輸出銅一億四千二百八十萬八千一百四十斤反輸入銀一萬零九百四十七貫我與和蘭分購銅數不詳大約華商每歲購銅約一百五十萬斤而金銀出入前後迥異者蓋因日本素無蔗糖後於乾隆中學得其法競相栽種不復如前之仰給於外故省費至多貨物出入相抵外仍有輸入之銀

也餘則昆布即海帶、鮫魚及銅漆櫈器而日本商人絕無至中國

者考乾隆四十六年戶部頒發江海關則例刊載東洋商船進出口貨稅并有洋商入市之條似日本亦有商人至上海者惟日本是時嚴禁國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長崎代官未次平藏父子竊造商船載軍器貿易臺灣諸處事魯處流或當時有一二商人潛附我商船而來抑或和蘭運銅底有漂風難船資給之船轉販於中國故稱洋船均未可知

送還而已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石琳奏稱風漂日本國船至陽江縣地計十二人請發回伊國應如所請

上諭曰外國之人船隻被風漂至廣東情殊可憐著該督撫量給衣食護送浙省令其歸國又嘉慶元年十月上諭軍機大臣等日本國貿易夷民在洋

猝遇暴風漂至赫哲地方殊爲可憐向來該國遭風難民俱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東洋便船附帶回國今安治錄等三名令帶回浙江省傳諭該撫委員送至乍浦轉附便船歸國以示體恤柔遠蓋德川氏執政權專以鎖港爲國是長崎通商唯許華商至意

及和蘭他皆禁絕逮三十年前美艦俄船迭以兵劫盟內國紛擾遂至廢幕府尊王室與泰西諸國互結條約至我同治九年爲今皇卽位之明治三年王政維新廣事外交念與我爲千餘

年舊好又兩大同在亞細亞不可不締和好以示親睦七月乃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齋外務卿書呈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預商通好事宜

書曰日本從三位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大輔藤原宗則謹呈書

大清國

總理外國事務大憲臺下方今文化大開交際日盛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訂盟鄰近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商舶往來未脩鄰交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乎我邦維新之始即欲遣公使脩盟約內國多故遷延至今深以爲憾茲謹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務權少丞花房義質從七位文書權正鄭永甯等於貴國預商通信事宜以爲他日遣使脩約之地伏冀貴憲臺下款接各員取裁其所陳述謹制未能拒絕我官民等會商僉謂若自行販貨分赴各國貿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勢今既到上海願倣照西洋無約各小國之法諸國挾以兵威逼令立約利權盡爲西商佔盡無如力不能完稅諸事通商大臣薛煥允其暫由荷蘭商人報關驗貨尚未許其購貨商人歸時又請倘允通商乞諭知和蘭領事轉達將來或遣公使籲求至同治三年又有日本商船至上海請英國領事巴夏禮爲介紹通商大臣又允其以日本商名自行報關同治七年長崎奉行河津某又由英國領事致書於江海關道

應寶時書稱與歐羅巴諸洲往來時有公使奉命紳士游歷附洋船而西者過境請爲照料又有日本商民請赴內地傳習學術經營商業就便僑居者均有本國護行印照請驗明符信至顧念鄰誼云云此皆德川將軍時所遣至是朝廷始派委員至天津謁見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隸總督李鴻章成林代爲上書命留津候命總理衙門議允所請覆函許通商仍有大信不

約之語前光懇請再三

前光謁鴻章曰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

者允之不可允者拒之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爲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鴻章爲達之總理衙門前光又上成林書曰我與泰西十四國皆已換約各國與我相距十萬里尙有公使領事來駐我國保護商民獨中國雖有商賈來往曾無官長約束領事令華民還我管轄始脫樊籠現已居以別區編立戶籍優如束縛薪之勢我外務卿軫念及此於戊辰春曾函致上海道應寶時請將華民暫歸地方官約束得覆允行我即以此告各西人謂均兩明至者應以西人視之竟令華民歸其管轄久有加保護然終不免西人橫議者以未曾換約故也前有我商至上海者以無約故竟依和蘭領事爲介紹中國亦若以西人視之中東兩國利權不能自操乃均爲西人佔據我國廷臣會商此事謂宜預先遣員通款爲將來派使換約之地是以特派前光等前來當啟程時或謂不以西人紹介事恐不諧我外務卿乃與爭論謂兩國唇齒相依何必自棄夙好轉倚外人苟以至

誠懇請彼國當道必愈加親厚今若回報不必換約殊非我外務卿一片苦心前光等亦無以報命云云又謁成林曰我等來時西人謂泰西小國皆邀我大國同往中國始允立約今日本派員自往恐未必成外務卿置之不答是以僅持英美二國致駐津領事函託其照拂今總署覆以不必立約若奉以回國如西人恥笑何又以手作勢云彼似太高我似太卑又自指云太覺無顏如不邀允雖死亦不敢東歸成林均爲轉達總理衙門鑒其意誠遂允訂約俟派達宗城爲欽差大臣使於我大清締盟約外務大臣柳原前光

副之

外務權大臣津田真道文書權正鄭永甯等錄焉

朝特簡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事務江蘇按察使應寶時署直隸津海關道陳欽隨同帮辦六月宗城等至天津往復商論至七月遂定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

前光等歸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爲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駁之畧謂我朝朝鮮內附聲威

震讐日本同不敢越屬藩而窺犯北邊亦從未勾內奸而侵掠東南實屬畏懷已久順治迄嘉道年間常與通市江浙設官商領船每歲購銅百萬斤咸豐以後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居者絡繹不絕其安心嚮化可知矣論者拒絕之請於今昔時勢彼國事實蓋未深究今彼見泰西各國與中上立約彼亦經與泰西各國立約援例而來似係情理所有之事倘拒之太甚必因泰西介紹固請目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委員柳原允議約在前斷難拒絕於後云云欽差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亦奏稱臣竊思道光二十二年間與西人立約議撫皆因戰守無功隱忍事厥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擾攘之間有際左執干戈右陳禦敦一語不合動慮決裂故所締條約間有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二百年來與我中士並無纖芥之嫌今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昭闕而陳辭其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無論彼或轉求西國介紹同請勢難中卻即使外國前後參觀疑我中國交際之道逆而脅遠方之本意自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憑和蘭國報關進口中國隨宜拒却亦已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商豈可復加拒絕論者杜絕之請蓋未能合眾國而統籌之則易於行成順而求之則難於脩好亦殊非聖朝懷柔之國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薄薄薄懷疑生計苟後而酌核也日本素稱鄰邦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體欲仿泰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其海關稅則之輕重亦必與泰西從同日本自謂爲强大之邦同之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朝旨謹之

宗城丁約之後旋進京謁總理衙門王大

臣齋呈國皇所獻

大皇帝儀物

朝廷亦加酬報命宗城齋歸初前光之來先呈約草以兩國利益爲辭及隨宗城再至則專欲倣照泰西諸約議約大臣以中議久而後定前光致應寶時陳欽書曰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觀來稿大約與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祇可劃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西人妬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訊之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倘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誠能心照意援條規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迹無事更張不露面目歸國復命乎當今之計我兩國唯有內求自強外禦其侮

聲色之爲愈也。應寶時陳欽亦覆以書曰：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爲通兩國之好，若以述類遠橫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不來更無痕迹。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瞻徇他人鰥鷗，過慮况條規中亦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嘗獨霸於日本，今送去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卽一一指明，藉開茅塞去歲送來約草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詞，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爾。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何以覆命乎？

中有不能盡同西約者

惟內地通商一事，先是泰西諸約既經指定口岸通商，出於疏誤，而西人據此遂謂許入內地買賣貨物，各國援一體置買土貨。前光等堅以有異，泰西爲辭。鴻章面折以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本係以八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本人亦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得此？

引西約爲例，前光始語塞而退。宗城旣歸日本意，尙觖望宗城旋以事免。宣五年二月以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兼少辦務使（即等公使）於我議改約不得要領而還。

前光齋有外務卿副島種臣大輔寺島宗則致我北

洋大臣李鴻章文書大畧謂承訂條規經奏聞允行，惟去歲我國特派大臣使於歐西，欲倣萬國通例議商政約，將來改定後條規第二條遇事彼此相助，從中調處之語，兩國旣結和誼，雖無此語，亦有權可行。應請裁撤第十一條帶刀之禁，佩刀乃我國禮制，若以入國問禁，第交我國理事官檢束，可耳，不便明禁。前光謂鴻章鴻章曰：日本與泰西政約成否，未可知。事果有成，可以換約，後再商海關收稅，亦可俟局時商辦。帶刀之禁，原慮緬民滋事，預爲防範，由理事官布告禁令，亦無不可。俟約滿時，刪除至從中調處一語，信如外務卿所謂各國均有此權，但議約時不載，則可既載復裁轉歸鼎矣。兩國交際於定約之後，未可蹈此不謹，貽笑外人。前光囑嚙縮伏第言，惶愧惟求賜覆。鴻章亦覆以書，案萬國公例，各國流寓之民，均歸地方官管轄，海關收稅輕重，多寡悉由自主。他日不得干預，日本於是時既悉外交利弊，特遣岩倉具視等使，歐美各國欲倣泰西通例，將舊約中領事官以已國法審斷已民之條及海關收稅，彼此會商之語，一槩刪改，歸自主。故種臣等有此商請，唯西人旣得之，利難以遽奪。自岩倉歸後，今已越十年，尙無歸宿，帶刀一事，凡世族悉佩雙刃，庶民亦或帶單刀，實爲日本禮制。然其後從森

有禮之議率自行革禁至彼此調處之言聞
宗城等齊約歸頗受西人揶揄故欲刪去云
十月有秘魯國商船瑪利亞留土在澳門騙誘華民三百餘名爲傭載赴其國既
而遇颶風泊橫濱傭人苦舟師虐使投水遇救英國兵艦長挨
神奈川縣走訴神奈川縣廳副島種臣爲外務卿命阻留商船解
放諸傭告於我國我國遂遣同知陳福勳來日本攜之還深謝
其鄰誼要以償款彼此駁論久未決乃會請俄皇公判至明治
八年六月俄皇斷以日本所辦合於公法秘魯不得要償議乃結
爲特命全權大使使於我換條規先以書致比洋大臣李鴻章
商政草今我改約大使東徂西轉已越一年若俟其歸似太遲
緩今已疏請先行換約奉命以種臣爲大臣卽日來華種臣謁
鴻章又自陳前光之來非其意所樂爲云**十一月以外務卿副島種臣**
六月四月至天津我

朝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爲換約大臣遂互換條規種臣旋入京

時

穆宗毅皇帝親政禮成泰西公使咸額請

觀見仲慶賀六月

穆宗毅皇帝召見於紫光閣種臣以頭等全權大臣在俄美英

法諸使之先捧國皇書人

覲書曰大日本國大皇帝敬問

大清國大皇帝曩者兩國俱與泰西各國交通往來而獨兩國
未脩親睦故於去歲簡派親臣大藏卿伊達宗城經與

貴國議定條規已予批准允宜派使互換適聞

大皇帝已成婚且親政朕深歡喜乃特遣外務大臣副島種臣

于貴國交換條約併伸

慶賀朕固知種臣堪爲喉舌專司外務無不代朕肩承言歸于

日本國志

卷六

八

好冀

大皇帝恩交誼篤鄰好待該使臣優加仁厚彼此兩國蒙慶永
久弗渝特茲敬白併祈

大皇帝多福眉壽種臣願禮成鞠躬肅退

皇帝命覆以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復問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茲接使臣副島種臣齋到來書披閱之餘實深忻悅
朕祇承

天命寅紹丕基中外一家固有政規矧關鄰誼尤重推誠上年
所立條規現已宣諭刊布嘉儀孔多足徵厚意用答微物藉使
寄將願我兩國永敦和好同荷

天麻朕有厚望焉仍命種臣齋歸自中國與外國繩交三十餘
載今以

特恩召見種臣居首班世誇爲至榮種臣換約之後以井田讓
爲總理事管十五口商務品川忠道爲理事駐上海兼管寧波
鎮江九江漢口四處林道三郎爲副理事管廣東瓊州潮州三
處而駐於香港各令赴任視事種臣旣歸留前光爲公使明年
乃有臺灣生蕃之事先是辛未十一月有琉球船遇颶風飄至
臺灣爲生蕃刦殺五十四人癸酉三月小田縣民四名亦漂到
遭害喜事者因謂生蕃豺狼不可不膺懲特以生蕃熟番有異
臣難於啟口因遣副使柳原前光問我總理衙門大臣毛祀熙
董恂祀熙等答曰蕃民之殺琉民旣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

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爲過問前光因大爭琉球爲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徵臺灣蕃者何曰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蕃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曰生蕃害人貴國舍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問安在爲之父母是以我邦將問罪島人爲盟好故使其先告之反覆論詰者累日卒不能畢議及前光歸白狀於是征臺之議遂決甲戌三月以陸軍少將西鄉從道爲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率兵赴臺灣陸軍少佐福島九成爲廈門領事兼管蕃事別延美國人李仙得參謀議李仙得者曾充駐劄廈門之美國領事以美船事會至臺灣生蕃諸社後爲外務省所聘副島種臣使中國亦嘗隨行備英美

船爲運輸而特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爲綜理四月從道等率海陸軍發品川旋抵長崎以薩邸爲蕃地事務局重信等隨至時美國公使某執局外中立之例建言曰大邦無端率軍艦兵卒而入華境彼必以爲寇邊我船舶人民苟爲大邦所傭役彼又必以我爲應援我與華人亦爲同盟豈敢獨有私於大邦而結怨鄰好凡屬美國所有願一切收還遂布告其流寓商民守中立例並令廈門美領事捕李仙得等英國公使亦言中國必生異議按之公法實無此舉於是內閣大生紛議急遣權走告從道從道不奉命曰近日朝政朝令夕改令人危疑况招集精銳駕馭一誤潰敗四出禍且不測豈止佐賀之比佐賀謂是年前參議江藤新平叛亂之事見國統志中必欲強留某則奉還勅書躬自擣醜虜巢

窟斃而後已萬一清國生異議朝廷目臣等爲亡命流賊則於

答之乎何有

先是日本欲於蕃地爲屯田計因命從道募兵鹿兒島縣其兄隆盛爲募驍健子弟八百餘會停師

令下忽有流言謂熊本大坂兵將東上叩闕請出師之命故從道以是要挾從道又曰即使內閣大臣西下親諭亦不能從辭色俱憤重信乃曰內旨非必停師特以外國公使有違言將俟後圖懲諭百端從道卒不肯卽夜下令發師翌日領事九成等

遂率兵一百人乘有功艦先發重信電報狀朝議大憂又命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於長崎從道卒不聽乃戒以姑行勿妄交兵以待後命利通

等遂攜李仙得還東京五月二日諸艦相率發

日進孟春三月

日進

達社寮港既上岸移陣龜山

社寮平曠無可扼守時日進船放小舟測海生蕃出沒岸上發小銃

粗擊乃移營龜山扼內山衝路旋遣輕兵入山牡丹社蕃伏匿茂草中猝起邀擊殪伍長謀越三日以熟蕃爲導生蕃亦出

日本兵發銳於叢莽斃其餘皆奔遁

進攻竹社風口

日進

石門

三道攻牡丹

蕃石門拒龜山二十餘里巉岩天險生蕃疊石爲壁據險力拒日兵不能進有別道軍繞出其背乃駭奔日本兵追殺三十人

從道亦乘高砂艦繼至

初以美英公使有違言所賃船舶悉解約還之於是運糧調兵皆失便

社寮亦繼至

至則分道進攻不利乃退守龜山脩橋梁闢荒

皆憤鬱乃謀購買而外舶驟倍其價以銀六萬圓購一美艦可容兵五百名曰社寮又以十萬圓購一英艦可容兵千載物千

噸高砂艦是也

六月一日仍分竹社風口石門三道攻牡丹

戰爲屯田持久計

書曰去年

以下旣報貴國政府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

聲教所暨則秋毫不敢侵犯疆場密邇願毋致騷擾鶴年覆書

日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蕃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

爲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底之何可以怨報德請速收兵退

我地勿啟二國釁

鶴年以聞時總理衙門北洋大臣旣先馳

奏我

朝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楨巡視臺灣調兵警備前光至京謁總理衙門詞旨牴牾於是二國勢將構兵日本卽徵兵諸國商購鍊甲艦於英我則築礮臺於澎湖諸島設海底電線於臺灣厦门間購新法洋鎗三萬枝於德國調淮兵來臺議購鍊甲艦於丹國歐美海客在兩國者論彼我曲直強弱日付之新聞紙乘機鼓煽船艦兵仗之價頓增三倍日本兵久屯龜山以酷暑多病疫棺槨相望進退維谷國皇特遣侍醫及外國醫員往療之命御庫製冰運往別募新兵罷歸病者而別以佛人披薩拿參機密役更任特例辦務使赴廈門美國領事以犯局外中立令捕之是時亦松則良在上海偵探馳報巡撫王凱泰將兵二萬向臺地日本大恐八月遂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辦理全權大臣委以和戰之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組稅勤吉原重俊權少內史金井之恭等從之

李仙得不服曰日本得聘用美人載於條約日本聘我在臺事

六日發東京十九達上海李仙得亦隨行初李仙得已罷

九月十四日利通謁我總理衙門王大臣先辯論蕃地所隸之經界互相齟齬經二旬未決利通乃宣言歸國再舉利通貽總理衙門書曰諸公所言輒引條約以背盟罪我是陽唱和我而陰疏斥我也我已束裝歸國在近或和或否期以十日答我

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初利通要償軍需金三百萬圓總理衙門以日本爲無理橫肆堅執不許時我軍機大臣文祥執議不給一錢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亦奏稱倭備雖增委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寬其稱兵旣往之咎已足見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爲拒卻葆楨又賄書北洋大臣李鴻章曰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而知必故示整暇不肯遽就我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旣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鴻章以告總理衙門廷議大韓之條款日照得各國自行設法保全

限期撤兵兩國遂和好如初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查辦茲既而念日本近在肘腋無以餌其欲恐有妨亞細亞洲後來和局乃終許撫卹等補銀

以臺灣生蕃曾將日本國政府屬民妄爲加害日本國本意爲該蕃是間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詰責今與清國議退兵并善後辦法開列三條於後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爲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爲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脩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波此撤回註銷作爲罷論至該處生蕃清國自行設法妥爲約束是日我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鋆吏部尚書毛祖熙戶部尚書董恂工部尚書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兵部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鑑日本特命辦理全權大使大久保利通駐劄公使柳原前光咸會於總理衙門議定利通於定約之夕卽走謝威安瑪明曰遂發北京至天津謁李鴻章領懷款晤歡而別初前光因臺事謁鴻章前光氣餒恐其譏論無端顧而言他不復及時事利通之來亦未修謁及歸抵橫濱商民各張燈綵迎之以慶和成國皇是乃過訪焉

亦御正殿賜謁詔賞其勳勞李仙得先歸國皇亦引見慰勞之尋召見英國公使巴夏禮溫諭獎謝蓋以威妥瑪等調停盡力也旋特遣勅使於臺灣詔班師十二月從道等振旅歸國皇亦召見慰其勞是役也日本麾

八年十月以外務少

輔森有禮爲特命全權公使遣如北京明年丙子以朝鮮艦擊雲揚艦事命森有禮請總理衙門以書告朝鮮勸脩好有禮又往保定謁北洋大臣李鴻章鴻章飲之酒而縱談曰平秀吉想是千古偉人然朝鮮之役前後七年明以朝鮮爲我國藩籬在所必爭致喪師糜餉兩受其害有禮曰朝鮮果爲中國藩屬不鴻章曰此天下萬國所共知且條規中既載之有禮曰條規中何嘗及此鴻章曰兩國所屬邦土非指朝鮮諸國而何俟他日脩約補爲註明可也有禦其侮何可以兄弟之國日尋干戈苟或興師中國亦豈能袖禮因曰朝鮮屢拒我國書今又無端擊我兵艦我國是以有征韓之議鴻章曰朝鮮誤於不知耳且亞細亞洲宜合縱連衡外論戰事乃森有禮一人之言非日本使者之言也初條規已換華民流寓日本者日本以未設領事官遂頒告居留華民規則今之遵守並課金作經費先是華商僅居長崎一日其後新開神戶有數百人長崎有千餘人築地箱館各有百數十人大約開粵浙籍爲多日本令各舉董事經理每人每歲課銀二圓以充經費至歲丙子光緒二年爲明治九年我朝乃特簡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爲欽差大臣候選知府張斯桂

爲副使并分設理事先是議約之始曾國藩奏稱日本物產豐
後彼國市舶將絡繹東來中國不過數日程立約之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華人往者已多中國似須派員駐劄
日本約束內地商民訊辦華洋爭訟案件李鴻章亦奏稱中外
已定和約均宜各派官員往駐其國庶消息易通勢力均敵近
年奉 詔迭次派員往泰西各邦通好業與從前隔閡情形
形小異日本近在肘腋自變更西法造兵船開鐵路又派人往
西學習技藝其志固然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
聯絡之則爲兄弟拒絕之或反爲仇讐誠宜簡員往駐隨時偵
其動靜與之推誠相與設法牢籠亦可管束我國商民云云
其後福建巡撫王凱泰丁日昌湖南巡撫王文韶均以爲言九

年十二月抵東京謁今皇遞

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朕誕膺

天命寅紹丕基眷念友邦言歸於好茲特簡一品頂戴升用翰

林院侍講何如璋爲欽差出使大臣三品頂戴卽選知府張斯
桂爲副使往駐貴國都城並令親齎國書以表真心和好之據
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達辦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協惟冀
推誠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昇平朕有厚望焉如璋率同副
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入謁行三鞠躬進退禮國皇喜受書本
漢學者皆謂自隋唐通好以來千有餘載及是使者始奉旋購
皇帝國書待以鄰交之禮書之史冊實爲至榮

使館於東京之霞關又於橫濱設理事官一員兼管築地神戶
設理事官一員兼管大阪長崎設理事官一員中國商民咸歸
管轄

日本國志卷六

日本國志

卷六

七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日本國志第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葬父志下

泰西環地球而居南北極有定東西方無定然居中國亦沿泰西之稱阿美利加一洲自太平洋海路已通由東而至其國亦可謂之太東然其初來也越西洋而抵歐羅巴乃能至亞細亞且其種類國俗實爲歐洲枝分之國今亦以泰西統之至歐美各國國名譯華語無定字讀以日本音更無定字如英吉利或作漢父利亞或作諸厄利亞或作英機黎或作英圭黎又作伯理敦則三島總名也又作不列顛又作蒲利丹尼亞又作貌利太泥亞俄羅斯多作魯西亞或作鄂羅斯阿美利加多作阿墨利加或作米利堅或作亞美利鶯又譯其義稱曰合眾國或曰聯邦法蘭西或作佛蘭西或作佛郎機或作佛郎察西荷蘭或作和蘭或作阿蘭陀或作噶蘭日斯巴尼亞多作西班牙或作是班牙或作班由或作昆斯番又謂西班牙爲農昆斯番卽美洲之西班牙屬國也日耳曼或作簪文或作查曼布路斯或作享露或作普魯斯或作布雷士或作普魯士今之德意志或作獨逸葡萄牙或作波爾杜瓦爾義大利亞或作意